

## 爱上图书馆的老人

■乔志兵

每次来图书馆,老人步态蹒跚,左手颤抖着,挎着半旧的布袋,里面装着视若珍宝的书、本子与笔。他手中的拐杖,伴随着他的每一步,轻叩地面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老者的头发稀疏,几缕白发在风中微微飞扬,然而他的双眼却炯炯有神,那光芒,仿佛能穿透岁月的迷雾,指引着他在求知路上不断前行。

老人身穿一件浅灰色的拉链衫,下身搭配一条黑色裤子,衣物干净整洁。老人爱上图书馆,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。哪怕下小雨,他也会准时出现在图书馆,安静地来,又安静地离开。

图书馆的入口,有十几级台阶,年轻人一分钟便能轻松跃上去;而老人,却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。他沿着台阶一侧,缓缓挪动脚步,一只手紧紧扶着栏杆,每一步都显得极为谨慎。有时,旁人见状,忍不住上前想要搀扶,他总是微笑着挥手致谢。进入大厅安检,当大家走过安检门,“滴”的一声过后,便纷纷取走自己

的物品;而老人的布袋,在传送带上静静地躺着,有人帮他拿,他依旧挥手谢绝,那股子倔强,让人动容,只见老人微微弯腰,拿起布袋,顺势挎在右臂上,动作一气呵成。好在图书馆设有电梯,他径直来到三楼。

在图书馆里,老人有着明确的目标,走到最外侧的椅子旁坐下。当你阅读了一个多小时,眼睛感到疲惫,起身去趟洗手间,回来时会发现,老人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,低着头,手中的笔,在本子上不停地写着。当你悄悄走近,只见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钢笔字,一笔一画,力透纸背。老人沉浸在书的海洋里,丝毫没有察觉到你的靠近。常来图书馆的人,有放学后,背着书包做作业的孩子,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纯真与朝气;还有正在读研的大学生,在知识的宝库里,寻觅着学术的灵感。当然,更多的是怀揣梦想的人,他们在这片知识的天地里,追逐着自己的理想。然而,在所有人当中,老人对待读书的态度,那份执着,无人能及。

中午十二点,图书馆里的很多人点了外卖,在一楼的休息亭里,享受

午餐时光。老人也会感到饥饿,但他的做法却与众不同,甚至让周围的人反思,自己是否真的懂得生活,是否真正关心自己的身体。通常,老人会在十二点半左右下楼,原以为他的布袋里装的全是书,直到此时才发现,里面还有一个保温杯。他轻声细语地说:“请问,我可以坐在这里吗?”得到默许后,老人缓缓打开保温杯盖,将水倒入盖子里,接着从布袋里拿出药,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咽下。随后,他又拿出保温饭盒,饭盒里的饭菜分量不多,上层摆放着清淡的素菜,下层是半碗米饭。老人吃素食,却吃得津津有味,每一口都透着对生活的满足。

图书馆一楼的休息亭,位于拐角处,一缕阳光透过前方的榕树叶,洒在地上,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,为这个角落增添了几分温暖。阳光正好照在老人的脸上,他抬起头,目光追随着那束阳光,随后落在邻座的孩子身上。孩子一边开心地说着笑着,一边大口啃着妈妈做的馒头,老人看着这一幕,嘴角不自觉地地上扬,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……

## 向日葵遐想

■郑亚鸿

近日,听说晋江的向日葵花海惊艳绽放,我和朋友驱车前往观赏。

到了目的地,只见村外有一大片金黄色的花海,那便是向日葵。向日葵在阳光下,随风摇曳,金灿灿的花瓣熠熠生辉,生机勃勃,花盘上密匝的管状花排列成螺旋,展现自然的秩序之美,始终追随太阳轨迹,向着蓝天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我们到时,正值中午,向日葵的花盘整齐划一地追随着偏西的太阳,好像向着太阳顶礼膜拜。放眼望去,蓝天与白云相互交织,乡村绿田连着金浪,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,宛如经典油画,美得令人陶醉。

我想起,20世纪60年代末,我到德化山区插队,我们集体户屋前就种着几棵向日葵。当时有一首歌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,我们也是社员,也是“向阳花”——生长在偏僻山区的“向阳花”。司马光《客中初夏》中的“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”,通过对比柳絮的飘摇不定,突出葵花始终朝向太阳的坚定,象征对理想或信念的忠诚。经典名画《向日葵》,则以浓烈的金黄色调、厚重笔触和动态构图,象征生命的热情与精神毅力,传递对光明、对未来的炽热追求。是的,向日葵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植物,无论环境多么恶劣,只要有一缕阳光、一滴雨露,它们便能顽强地生长,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这种生命力让人敬佩,也让人感动。无须否认,从城市到山村,跟着太阳起,伴着月亮归,我们的插队生活是艰苦的。但每当看到这几棵向日葵,虽然我们很少顾及它们,它们依然顽强生长,我对生活、对未来就充满信心。正是感受到向日葵的这种特性,这几棵向日葵我们一直保留着它们,让它们伴随着我们在偏僻山村里的岁月。

我还想起,在我到过的祖国版图鸡冠之顶的室韦,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在屋前和屋后的菜园里都种着向日葵。我们住在俄罗斯族人开设的家庭旅馆。我曾问房东老太太,你们怎么这样喜欢向日葵?她说:“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很幸福,中国是我们的祖国,我们感恩祖国,就像向日葵心向祖国。”

看着这片金黄色的向阳花海,我突然又想到,晋江是著名侨乡,海外侨胞始终心向祖国、心系家乡,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建设。他们的这种情感,不正如葵花永远向着太阳吗?

## 巷口补鞋匠

■陈祖灏

巷口那株老槐,树龄比我还大两轮。粗粝的树皮上凝着岁月的苔痕,浓荫却总把青石板路浸得阴凉。老陈的鞋摊就嵌在这树影里,改装三轮车的车斗堆成座小百宝箱:皮料按软硬分卷码齐,线轴绕成胖瘦不一的茧,鞋掌沾着新旧胶渍,连钉锤都按大小排成梯队——活脱脱从他佝偻脊背里生长出的烟火江湖。

我在摊前蹲下,递去穿了三年的旧皮鞋。鞋底偏得像醉汉歪步,鞋帮磨出毛边。他接过去,指节叩了叩倾斜处,老花镜滑到鼻尖也不推:“右脚力道重。”话音裹着鞋胶的微腥。我惊觉自己走了十几年路,竟从不知这个习惯。他从车斗翻出半新橡胶掌,比量着在鞋底画粉线,抄起半月形裁皮刀。刀刀切进橡胶“嘶”地轻吟,利落得像春风裁柳。锉磨时沙沙声绵密,竟把车鸣人语都滤成了远调。

候着时,摊前陆续聚了几拨人。

扎领带的年轻人攥着公文包冲过来,提手线脚绽得像炸开的烟花:“下午见重要客户,这包是我爸当年送的!他说‘针脚密,事才稳’。”老陈拍拍他手背:“莫急,五分钟的事儿。”取最粗的蜡线,使“骑马针”,针脚细密得能数清纹路。不过片刻,提手牢得能吊秤砣。年轻人攥着包挤回人流,回头喊:“老陈,明儿请你喝四果汤!”他挥挥手:“探呷固然要顾,服务更要光顾——您这包修扎实了,见客户才不塌底气!”



(视觉中国)

抱布娃娃的奶奶,布娃娃褪了色却洗得发白,左眼珠歪在一边。她搓着衣角:“小囡从晋江老家带来的,说是‘娃娃陪我睡觉,就不怕黑’。昨儿掉地上,眼睛磕没了,哭到半夜……”老陈的手忽然放轻,从零碎盒摸出两颗黑纽扣,比了又比才下针。线尾打了个外科结,娃娃“睁眼”那刻,他沟壑纵横的脸上竟浮出点柔意,像瞧自家孙女儿的玩偶。奶奶抹着泪要塞鸡蛋,他直摆手:“探呷固然要顾,服务更要光顾——娃娃修好了,小孙女的觉才睡得香。”

日头西斜时,收摊的阿婆拎着刚蒸好的芋泥凑过来:“老陈,汝呷未(你吃了没)?”他擦了擦手,接过碗。两人蹲在槐树下,芋泥的甜香混着鞋胶味,在风里慢慢散开。

这些年,老陈的摊头始终支

在槐树下。年轻时他在鞋厂做师傅,后来下了岗,就在这巷口摆起摊。二十年间,公文包的款式翻了七八种,娃娃的衣服从碎花换到蕾丝,可老陈的剪刀、锥子、胶布眼镜,始终没变。他修的不只是鞋,是提包绽线时的慌乱,是小娃娃没了眼睛的啼哭——是把生活里那些磕磕绊绊,一一缝补成圆。

我穿着鞋往巷外走,脚下稳当得像踩着老陈的手艺。风过处,老槐叶沙沙响,恍惚又听见“嗒嗒”的敲打声。这人间的暖,原是靠无数这样的针脚和沉默的、笃定的敲打,才得以绵绵继续,热气腾腾。

好一个巷口补鞋匠!不,是咱巷口的万能手——他的热情藏在胶布眼镜后,执着拧在每颗钉里,更藏在“探呷固然要顾,服务更要光顾”的朴实话里……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